

从小要爱护  
名举

АРКАДИИ ПЕРВЕНЦЕВ

ЧЕСТЬ СМОЛОДУ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0.

根据作者的 1957 年修订稿校正。

封面设计：沈 荣 祥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即 高 等 学 校 教 科 书 出 版 社)

北京东黄城根北口 15 号 电话 517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87·295 字数 28,500 1/32 开 116 页 1/32 印 11 张 1950 年 11 月

195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195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1—20000 册

定价 (6) 1.50 元



作 者 像

## 作者为中譯本写的序

每一个新的讀者对于作者來說都是他的新朋友，也可以說是忠实的朋友。即使讀者讀了书之后提出責問或者批評，他还是作者的朋友，他的意見是必須永远虛心地傾听的。

我們苏联作家引以自豪的是，我們的写作不是为了某一个小圈子的讀者，而是为了人民，我們是和人民一起劳动，一起为美好的生活斗争的。我們是从他們——人民那里汲取自己的力量，并且始終为他們服务的。

我把“从小要爱护名誉”这部小說献給列宁的共青团和英勇的苏联青年。这部小說的素材是我們生活中的事件，从农业集体化以及和集体化分不开的、农村中的非常尖銳的情况开始，到法西斯德国崩潰为止。在卫国战争结束后不久，我就想写这一部小說了。这个时代的素材太吸引人，苏联人民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中的許多大事件留在人們记忆中的，也太鮮明了。

人民的史无前例的功績，包括青年們在偉大卫国战争中的功績，是我的这部小說的基础。

战争时候我在后方待过，也到过前綫，还到过克里米亚的游击区。我把自己的見聞写进了还在战时出版的“考驗”、“遍地烽火”、“近卫軍高峰”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中。这些书，有的描写前綫和后方的英雄事迹，有的叙述南方的工厂怎样撤退到了烏拉

尔，同时为国防工作的新的工厂怎样建立起来，有的描绘空军英雄们怎样接济克里米亚的游击战士，有的刻划了近卫军炮兵。但我老是想把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所表现的无限的苏维埃爱国主义描写出来。为了写这样一部小说，我到了故乡库班，在高加索山麓一个美丽的温泉那儿住下来。我在书中把这个地方叫做普塞库布村，我的人物也都住在这儿。他们从这儿出去参加战争，他们在这儿体验到了最初的喜悦和悲哀，这儿也住着他们的家人、他们所喜爱的人。不久前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的保卫战以及克里米亚的解放还清晰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是的，就是在温泉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才过去不久的战争的遗迹——残破的房屋、横七竖八挖有战壕的河岸、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们的忧伤的脸、哀悼阵亡了的未婚夫的姑娘们所唱的哀歌……夺回来的和平是一种幸福！创伤逐渐痊愈了，但是不应该忘掉过去，不应该不给未来作出相应的结论。斗争还在继续，和平还不断受到威胁。在这部小说中我想使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们看到，卫国战争的胜利得来多么不容易，它使年长的一代付出了多大的代价。青年人是应该牢牢地记住那些为了和平和自由而流血的战士的。

后来，在我写完了这部小说之后，我去了朝鲜。一天晚上我们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的捷报，这个晚上的情形到现在还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这些事件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亲切的。当时，刻赤海峡里的浪涛、古老的塔曼、向克里米亚的爱尔帝根挺进的登陆部队、身上挂满了手榴弹和自动步枪弹盘的水兵的严峻的脸，就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此后，我看到了人民中国来的代表，看到了他们的勇敢的脸，他们对于生活的任何现象都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同时热切地希望学习。这是沉着而坚毅、对自己要求严格、求知慾非常强烈的新世

界的建設者。我也回想起了蘇維埃俄羅斯的那些遙遠的內戰年頭。有一天我們好奇地看到中國人揹着槍、排着整齊的隊伍通過我們的村子上前綫去打白匪。當時我們孩子的心里產生了許多問題。這是些什麼人呢？為什麼他們也參加了革命的队伍？為什麼他們中間的一位在群眾大會上講話的時候高呼：“一定要保衛親愛的家鄉庫班！”當時我們孩子們有許多事情都不了解。現在在平壤，一切都清楚而可以理解了——社會主義陣營已經是現實的偉大的力量：事件都發出了新的光彩。

我還想起了莫斯科的一個冬天的晚上，這一晚我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同志和他的戰友們。這是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蘇中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在完成我們兩國人民之間的文化交流這個任務上，鋪下了最平坦的道路，打開了最廣闊的天地，文學家的責任就是為本國人民服務，就是為廣大的讀者寫作，因為文學和藝術的任務，如偉大的列寧所教導，就是“為千百萬勞動者服務”。

現在我把這本書送到偉大的中國的讀者手里，真是感到萬分高興，同時熱切地等待着中國朋友們的批評和指正——我們和中國朋友們是用兄弟的牢不可破的友誼連系起來的。

阿爾卡其·畢爾文采夫

# 第一 部

## 1 “美杜薩”的复没

中午起的风到傍晚連升了三級。这风横扫海洋,不是好风。远去海上的漁夫都怕它,他們給它起的名字也非常怪:“迦尔皮”,这名字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傳到高加索海边来的。迦尔皮变幻莫测,可能突然換个方向,从岸上刮过去。这时候长舢板和帆船就会被刮到惊濤駭浪的大海里去。如果保加利亚或者羅馬尼亚海岸边的什么地方漂浮着漁船的殘骸,你就可以断定,这是苏联高加索来的不速之客,迦尔皮的牺牲者。

漁船队今天一早就兴冲冲地出海了。同去的有我的父亲伊凡·拉古諾夫和两个哥哥——馬特維和伊里亚。我这个八岁的孩子怀着妒忌送漁船出发。船吱吱咯咯地从粗砂和斑斕的小圓石上拖过去,投进了綠色的海水。

馬特維登上那艘旧的长舢板“美杜薩”号,他才跨入十二岁;十岁的伊柳什卡<sup>①</sup>在第二艘船上,和父亲在一起。母亲怯生生地請父亲把孩子們留下,但是父亲拖了他們两人就走。他把馬特維交給年輕灵活的保加利亚人尼古拉,耻袒露着肚子的伊柳什卡坐在自己那艘“科里亚·路特涅夫”号的船尾。

領队安东·斯塔罗科日向我的母亲斜睨了一眼。那时候她

---

<sup>①</sup> 伊柳什卡是伊里亚的爱称。——譯者注。

很漂亮，波浪形的淺色頭髮扎成一把，黑眼睛笑迷迷的，眉毛又細又長。斯塔羅科日看到她那永遠微笑着的眼睛里有着幾分疑懼，就蹲下去抄起一把乾燥的砂子向空中拋去。砂子筆直地落下來。然後斯塔羅科日拿只手指蘸了一些唾液，放在風口里。哪兒有風！舢板就在風平浪靜的早晨出發了。迦爾皮的預兆一點兒也沒有。周圍山巒的上空，沒有一朵雲。已經兩個多月不下雨了。甚至山中那些干涸的河床和河底巨石上的蘚苔都萎落了。

斯塔羅科日發出了命令。漁船隊裝上了新的漁網、槍（也許會碰到海豚）、備用的槳、淡水、干魚、干羊乳酪和麵包。

“美杜薩”帶頭。頭髮蓬鬆、皮膚晒成古銅色的保加利亞人尼古拉在船尾掌管舵，不時頑皮地向划槳的人們叫喊。馬特維為了躲開我的眼睛，向大海望着。小妹妹阿涅奇卡<sup>①</sup>，腋下夾着幾個洋娃娃，向逐漸去遠的漁船揮着雙手。場面很熱鬧、愉快而高興，跟平常船隊出海的時候一樣。

但是突然早晨輕鬆的快樂卻為不安的心情所代替了。我永遠也忘不了這個晚上，就是它使我們的生活起了這樣劇烈的變化。到現在那個太陽還留在我的眼前，紅紅的，軟軟的，象一團溶化了的東西。它顛巍巍地抖動着，看樣子馬上就要掉到海里去似的。只要抓住它的那隻無形的大手一放鬆，太陽就象一枚銅幣投進撲滿，無影無蹤了。海立刻暗下來，剛才沖到岸邊刮得粉碎的時候還閃耀出微紅的反光的浪濤，也變得黑黝黝而可怕了。

老喜歡細聲嬌氣地哼歌曲的阿紐塔<sup>②</sup>也突然不作聲了。妹

---

① 阿涅奇卡是安娜的愛稱。——譯者注。

② 阿紐塔也是安娜的愛稱。——譯者注。



妹是在那艘旧的长舢板底下玩洋娃娃。她走到我的跟前。风拂着她的小辮子，把它們吹到了胸前。她紧閉着嘴唇，眼睛显得有些惊慌，我看出她心里很不安。我把釣絲繞在山茱萸的釣竿上，小心不使跳跃着的釣鈎勾到她。我把串在一根繩子上的虎鰕魚交給妹妹，为了不让她滑走，繩子的一头縛了一根棒。

“拿去給洛斯庫特。”

“等一会儿，謝辽仁卡<sup>①</sup>，”安尼亚<sup>②</sup>象着了魔似的望着大海，喃喃地說。

我也轉过身来，向妹妹望着的方向看去，原来聚集在岸边的孩子、女人、老头儿也都向那里望着。

泡沫四濺的浪头就象翻騰着的小白羊。它們在水面飄浮，一会儿潜入水里，一会儿又探出头来，但是总不能达到岸边。打到岸边来的波浪总是把灰色的头举得高高的，还发出很大的响声。它們沿着岸边从右到左滾过去，形成一个个巨大的漩渦。

安尼亚看着波浪，样子很害怕，伸出一只手小心地提着那串魚。这些大头魚張着嘴在透气，沒有蹦跳，象冰柱一样蕩着，鼓出来的眼睛已經不动了。

我們的那些牧羊狗也到岸边来了——它們都吃魚，是豺狼的剋星。它們搖搖尾巴，躺了下来，伸出粗壮的大脚爪，把那带着良种胎記的黑而长的嘴轉过去望着海洋。偶尔这些狗向人們望一眼。我覺得，它們也感到了我們的不安。

大海鬧騰起来了。漩渦猛烈地轉着，发出唸唸的声音，受到了冲击的石子噼啪作响，拍打海岸的浪濤象一只巨大的刨子，飞

---

① 謝辽仁卡是謝尔盖的爱称。——譯者注。

② 安尼亚也是安娜的爱称。——譯者注。

濺的泡沫就象是刨下來的屑片。

母親在堤岸上出現了。在蒼茫的暮色中，她的身子衬着由于天旱而枯萎了的矮樹叢，显得很清晰。母親舉起一只手放在眼睛上面。現在她未必能夠看到什麼吧？除非漁人們把燈點了起來。母親呼喚我們。我們到她跟前去，幾只牧羊狗跟在我們後面，有力的腳爪發出了輕輕的篤篤聲。

表面上母親看去很鎮靜。但是她的眼睛並沒有象平常那樣含着微笑，嘴唇也緊閉着。

“媽媽，他們怎麼還不回來？”我問。

“他們還不到回來的時候，謝辽查<sup>①</sup>，”母親回答。

“但是迦爾皮來了，媽媽。”

“那很好。可以上篷。”

“上篷好！”妹妹說，但她並沒有笑。“乘船真開心。”

“你只知道乘船，”我責備她。

“我可不喜歡魚。”

“那你喜歡什麼呢，寶貝？”母親抱起她來問道。

“冰淇淋。”

母親摸摸阿紐塔的头，勉強笑了笑。但我的心頭並沒有因此就覺得輕鬆。我們順着石子路下來，回家去。沿岸種着很小的有加利樹，它們是和人們一起流浪到這兒來的。有加利樹的旁邊叢生着一簇簇盤有藤的矮樹——那里棲息着許多粗壯而不害人的鬚子蛇，甚至还有黃腹蛇。

土地干得裂開，井和泉水也干了。為了吸干潮濕的低地而種的有加利樹，象垂柳一樣沒精打采地低着頭。花和草也都凋謝了。

---

<sup>①</sup> 謝辽查也是謝爾蓋的愛稱。——譯者注。

但在旁边，我們的脚下，却就是一片汪洋大海。有多少水啊！可就是毫无用处的又咸又苦的水！

村中的房子分布在一座小小的山脊上，小山后面就是峰巒重迭的高加索山脉的控巖。我懂得这种地形上的名詞，已經是后来参加了战争时候的事了，那时候为了战术上的需要，我对从小就很熟悉的海岸进行了一番研究。小时候我知道：堤岸后面是一片长满了矮树丛的低地，在我們的想象中那里到处有着数不清的蛇；再过去又是一座小山，山上有漁夫搭的一些小屋子，小山后面又是低地，低地的后面又是长满了橡树、榛树、法国梧桐的高山，再过去呢……那已經是不大有人知道的大森林了，有种种凶猛的野兽，甚至可以碰到熊和老虎。秋天夜里有时候听到的猫头鷹叫、鬼哭一样的狼嗥以及其他使人发抖的声音就是从那里傳来的。我們知道，那里有人在砍伐树木，建造房屋、疗养院，筑公路，种香蕉树、棕櫚、夹竹桃、桂树。

……星星隱沒了。烏云象一根根柱子似的倒挂下来，被落日照得通紅，它們慢慢地飄过去，仿佛是附近火場上发出的濃烟。棕櫚的扇形叶在风中拍打着。香蕉树的叶子象鼓足了风的船帆。干燥的空气逐漸滋潤，变得阴凉了。

夜里，在裏隆隆一陣短促的雷鳴之后，就下了一场傾盆大雨。空中阴霾密布，地平綫上的山巒也几乎辨不清了。远处那个疗养城市中的电灯望去有如草中的萤火虫。

我是怕雷雨的，但孩子的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我偷偷地从被窩里爬出来，踮着脚尖到了走廊里。

雨下得象一堵結实的牆。这是黑海沿岸的亚热带大雨，雨点又急又猛，雨里还有細小的水珠飞舞着。

香蕉树叶上的雨水就象从斜沟里冲下来的一样。棕櫚树的扇形的叶子也俯得低低的。在电光的閃耀下，奔騰的水光芒四

射，看去就象燒得通紅的鋼汁。

我尖起了耳朵傾听：既沒有急促的蛙聲，也沒有紡織娘的叫聲，也沒有夜里扑燈的小青蟲，只有雨聲、雷鳴、閃電和奔騰的激流。

海洋還在翻騰着，雖然風已經逐漸平靜了。我聽到房間里響起了窸窣窸窣的聲音，就趕忙溜回去，鑽進被窩里。我看着母親起來，向廊子裏走去。她在電光的閃耀下，向大海凝視着，站了好久。

我被妹妹的尖而脆的叫喊聲惊醒過來：

“來了！來了！來了！”

我立刻跳下床。走廊上妹妹緊靠着欄干，高興地揮着雙手在喊叫：

“來了！來了！來了！”

我發現遙遠的地平綫上有幾個小點子。太陽又出來了——清新，明朗，使谷地上顯得亮晶晶的。

雨水挾着泥土，順河道向大海流去。從這兒的廊子上望去，這些水呈現出櫻黃的顏色，在深藍的海面上顯得特別觸目。許多河把这么多的泥土、沙石、樹木帶到海里，似乎快要堆成一個新的、還沒有名稱的地角了。

我的那雙快腿象騰空一樣把我送到了海邊。全村的人，不分老幼，都趕來迎接漁船隊。人們三五成群，爭先恐後地向岸邊跑去。

碼頭是沒有的：反正要被吹到海里去。但是漁夫們普通都停在一地方，因此人們都集中到那里去。人們都向海里望着，光芒四射的海面上，黝黑的尖頭長舢板正在有規律地划動着黃色的槳回來了。人們點了一下船的數目。不知是誰發覺“美杜

薩”沒有在。舢板越划越近了。瞧，最左面的就是父亲的“科里亚·路特涅夫”；那是領隊船“布琼納的部队”，头发已經灰白了的領隊斯塔罗科日就站在上面；那是船舷象用剪刀剪的、划槳的帆船。这是“大尉的女儿”，或者象人們叫慣了的那樣：“回回姑娘”。它是在一个不平靜的夜里被米哈依尔·巴拉朋捉到的。巴拉朋是海防軍的一个指揮員，在这一带的海岸上以“英勇的大尉”这个綽号出名。“回回姑娘”連同所裝的絲綢、袜子、菸草以及上面的五个走私的土耳其人一起落到巴拉朋的手里。巴拉朋把帆船这件战利品交給了漁夫們，自己不久以后就到克里米亚去了。我們孩子們並沒有見過巴拉朋，但都罗曼蒂克地崇拜他。“大尉的女儿”的船梢上坐着斯坦卡·列柳科夫，他穿着呢子的水手短外衣，这个人就勇敢和蛮勁說来，和那个保加利亚小伙子尼古拉恰好是一对。

但是尼古拉沒有和漁船队一起回来。沒有，他的那艘速度很快的“美杜薩”沒有在，船上的那几个人也沒有在，我的哥哥馬特維也沒有在。船只在初升的太陽的照射下越走越近了。我甚至可以看到捕海豚的人們身上的彈藥袋、斯塔罗科日的灰白的鬚角、他那对忧郁的眼睛以及父亲那張寬寬的、留着唇鬚的无限亲爱的臉了。伊柳什卡坐在父亲身边，靠着父亲那长达膝盖的、皺得象手风琴的长筒靴。也許尼古拉是走另一条路了吧？也許他已經在什么地方跳上了岸，伸个懶腰，笑嘻嘻地張开嘴露出雪白的牙齒，把我們的馬玖什卡<sup>①</sup>拋在沙子上，正在逗着他玩呢。……尼古拉和我們孩子們总是这样玩的。我們都喜欢这个又快又漂亮的保加利亚人。也可能是一大群海豚把他吸引住了，正在那时候突然来了暴风雨。他大概会追上来的吧？尼古

---

① 馬玖什卡是馬特維的爱称。——譯者注。

拉做什么总是成功的!

这些想法,其他的人们也都有。捕鱼的和捕海豚的本领越高,危险性就越大,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我听到了周围的种种猜测,有的说得很响,有的就很低。母亲的心总看得比任何人的都远,它的感觉也比任何人的都敏锐。为了不至于嚎啕大哭,从而显露自己的感情,她紧紧地咬住了嘴唇。母亲一动不动,呆呆地站着,身子微微向前俯着,两眼盯住了越来越近的“科里亚·路特涅夫”。我挤到母亲跟前,拉住了她的手。她也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感到她的身子在发抖。于是我明白:马特维是不会回来的了。

渔船靠岸了。

渔夫们都干脆跳到水里,他们的粗糙的靴子在沙上留下一个个小洞。桨也飞到了沙上。划桨的都松开拳头,把手伸到水里。手心里淌着血,擦伤了。指甲都裂开,看去坚硬得象骨头的老茧也磨破了。脸显得疲乏不堪。眼睛深深地陷在黑圈里。

渔夫们的归来并没有引起平时那种热闹的场面。人群静静的,领队手里捏着烟袋默默地在石头上坐下,渔夫们也都闷声不响。被抛在石子上的海豚引不起人们的兴趣。扁平的、仿佛被剖成两半的奇怪的比目鱼,成堆地躺在船底,就象压仓的笨重东西。

斯坦卡·列柳科夫向领队狠狠地看了一眼,从自己的“回回姑娘”中捡起一包浸得粘糊糊的面包,扔在沙滩上。几只狗跑过去嗅嗅。我们的洛斯库特被斯坦卡踢了一脚,但它并没有咬他,走开了,到父亲的脚边躺了下来,把一只带有斑点的黄脚爪搁在父亲的湿漉漉的粗皮靴上。

母亲放开了我的手,向父亲走去。他抬起肿胀的、沉重的眼皮看了她一眼。母亲抱着希望向父亲望着。我真想跑上前去,

把臉頰埋在她那粗糙的飽經風霜的手里。

伊柳什卡低著頭用一隻手指在沙上划著，仿佛對不起母親似的。人們一句話也不去問領隊。“美杜薩”上那些漁夫的妻子默默地站在父親周圍，她們把手按住胸口，象是努力把心裡就要爆發出來的哭喊聲壓下去。

大海在清晨的太陽中發著閃光。我們把這種發光的情形叫做捉迷藏。

母親抬起濕潤的、帶著祈求和希望的黑眼睛。

“還會回來嗎，伊凡？”

父親把頭轉到了一邊。他唇髭上幾滴鹽質的海水沫，在陽光里就象發光的寶石。我覺得，坐在岸邊的是一尊莊嚴的銅象，就跟我在城裡見過的一樣。那尊銅象也有著珍貴的唇髭。但我馬上就為了這種不合時宜的比擬而感到羞愧了。父親還是不說話。這時候一個女人哭了起來。其他的女人也都跟著放聲大哭。

父親站起身來，吃力地舉著步向領隊走去。那一位也慢慢地站起來。他的臉色有些惶恐。顯然，他想躲開父親，躲開他那憤怒地瞪著自己的眼睛，躲開那些從此生活失去了依靠的婦女的哭喊。

父親走到斯塔羅科日的身邊，對他輕輕地說了幾句話，接著突然舉起沉重的手，狠狠地打了他一拳。

我想擠到前面去，沒有成功。人們都擁到那兒去，把我推開。我只看到父親又把拳頭舉了起來。

父親的臉由於憤怒顯得很难看。滾圓的淚珠撲簌簌落下。我閉上眼睛，哭了起來。我哭得這樣厲害，仿佛肺部都要炸裂了。母親把我抱起來，給我擦眼淚。我覺出她的粗糙的手掌在撫摸我的臉。我很想用嘴唇去吻它們。

哭和叫喊是丟臉的這個感覺，使我清醒過來。人們的注意

都集中到我身上。我无法向这些人说明我的孩子的心中所感受到的一切：昨天的黯淡的落日，吞没了我的哥哥的浪涛，热带性的暴雨，香蕉树和棕榈树叶上的火流……我也无法说明，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这样愤怒而且泪流满面，觉得多可怕。

也许，斯坦卡·列柳科夫会了解我的。他背靠着渔船站在那里，一只手随便地搭在船舷上，很亲切地向我望着，就象第一次发现我似的：瞧，真是，你这个小鬼！

“拉古诺夫打得对，”列柳科夫说。“斯塔罗科日这家伙，他不打，我也要打。我们很可以把‘美杜萨’救出来。但是只有领队，海上的主人，一个人可以作决定。而斯塔罗科日怎么说呢？‘让尼古拉一个人去余吧。让他认认清楚，渔船队是什么东西。’尼古拉是应该教训的，但是我，列柳科夫，认为决不能在那种时候教训他，只要差一点儿，人就完啦。尼古拉离开船队，船队应该在岸上处罚他。但不是叫他死。拉古诺夫打得完全对。他的拳头就是我的拳头！现在尼古拉是永远回不来了。还有马玖沙①……他长大了，可是个出色的渔夫……”

晚上海水轻轻地起伏着。它温柔地抚摸我们的脚，仿佛请求我们宽恕它的罪过。今天谁也不往远处游——都靠着岸边游。平常那种欢笑声也没有。小圆石上躺着被波浪抛出来、已经被太阳晒死了的水母。我觉得，这是尼古拉那艘船的残骸，它被大海簸弄得七零八落，变成了一堆乱糟糟的东西了。

## 2 再会了，大海！

寻找“美杜萨”，没有得到什么结果。海连一块破船板也没

① 马玖沙也是马特维的爱称。——译者注。



留下。但是我始終認為，馬特維並沒有死，而是躲在什麼地方。瞧，他一会儿就從矮樹叢里跳出來，在我的腰部一推，照他的老規矩叫道：“有種來追我，土耳其人！”

第三天上，有幾個漁夫到我們家來。其中有列柳科夫。母親把桌布鋪了。漁夫們把隨身帶來的幾瓶當地的酸葡萄酒放在桌上。吃飯時候沒有象平常那樣隨便地說笑。在追悼死者的餐席上，總是這樣的。臨走，列柳科夫在父親身邊留了一些時候，請父親代替斯塔羅科日帶領漁船隊，“美杜薩”出事後，斯塔羅科日已經不配再當領隊。他說，現在出海不會有什麼危險了；城里有人來，答應送馬達船給漁船隊。海岸上第一次成立了漁業生產合作社，那些漁夫都請我的父親好好考慮一下。

“我不放他下海去，”母親說，“將來也不許孩子們下海。”

“那有什麼，有時候難免出事情，”列柳科夫回答她。“打漁的沉在海里，船在風浪里打翻，這些事情自古以來都有。一個真正的漁夫死在海里，沒有什麼丟臉的。”

列柳科夫竭力想說服母親。

“我們離開了土地，”母親說，“所以土地罰我們。”

“你的意思怎麼樣，伊凡·吉洪諾維奇？”列柳科夫問。

“過兩個星期給你答复。”

“好的。那時候，馬達船差不多也要來了。我們不要你馬上回答。我們都知道你很傷心。”

列柳科夫走后，母親對父親說：

“我希望離開海。”

“這個問題，我們今天不作決定，”父親回答。

夜里我被手風琴的聲音吵醒了。最近一個時期，父親難得把它從盒子里取出來。這手風琴非常寶貴，它陪父親經過了帝國主義戰爭和內戰。它跟隨父親到過羅馬尼亞戰線，到過烏克蘭